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二十七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四十三

起二年六月盡三年凡一年零七月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二

辛酉建中二年六月庚寅以浙江東西觀察使蘇州刺史韓滉為潤

州刺史浙江東西節度使

蘇州治吳縣潤州治京口

名其軍曰鎮海滉既移鎮

安輯百姓均其租稅未踰年境內稱迨

張著至襄陽梁崇義益

懼陳兵而見之闍昞得詔不敢發

得除鄆州之詔也

馳見崇義請命崇義

對著號泣竟不受詔著復命癸巳進李希烈爵南平郡王

渝州南平郡

加漢南漢北兵馬招討使督諸道兵討之

考異曰德宗寶曆五月己巳加淮南節度李希

烈南平郡王漢南漢北通知諸道兵馬使招撫處置使希烈傳曰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拒捍朝命追發使臣二年六月詔諸道

節度率兵討之加希烈南平郡王兼漢南北都知諸道兵馬招撫處置使今從建中實錄

楊炎諫曰希烈爲董

秦養子親任無比卒逐秦而奪其位

事見二百二十五卷代宗大歷十四年董秦賜姓名李忠

臣爲人很戾無親無功猶倔強不法使平崇義何以制之上不聽

炎固爭之上益不平曰朕業已許之矣不能食言荆南牙門將吳

少誠以取梁崇義之策于李希烈希烈以少誠爲前鋒少誠幽州

潞人也

潞縣漢屬漁陽郡首縣燕國脩屬涿郡唐屬幽州以潞水自塞北來經縣界名縣

時內自關中西

暨蜀漢南盡江淮圍越北至太原所在出兵而李正己遣兵扼徐

州甬橋渦口

甬橋在徐州南界汴水上後置宿州於此渦口渦水入淮之口

梁崇義阻兵襄陽運

路皆絕人心震恐江淮進奉船千餘艘泊渦口不敢進上以荊州

刺史張正爲濠州刺史

使之通濠  
口水路

正初名萬福代宗賜名曰正上

召見謂曰先帝改卿名正者所以褒卿也朕以爲江淮草木亦知卿名若從先帝所改恐賊不知是卿復賜名萬福萬福馳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漕青將士停岸睨不敢動 熒惑太白關於東井 辛丑汾陽忠武王郭子儀薨于饑爲上將擁強兵程元振魚朝恩讒毀百端詔書一紙微之無不卽日就道由是讒謗不行營遣使至田承嗣所承嗣西望拜之曰此賸不屈於人若干年矣李靈曜據汴州作亂公私物過汴者皆留之惟子儀物不敢近遣兵衛送出境月入俸錢二萬緡私產不在焉府庫珍貨山積家人三千人八子七婿皆爲朝廷顯官

郭子儀八子曜暉  
吁咄時慶暉暉

諸孫數十

人每問安不能盡辨頷之而已僕固懷恩李懷光渾瑊皆出麾下

雖貴爲王公常頤指役使趨走於前家人亦以僕隸視之宅居觀仁坊四分之一中通永巷其里巷負販之人上至公子簪纓之士出入不問他日子弟集列啟諫子儀不應於是繼之以泣曰大人功業已成而不自崇重以貴以賤皆遊臥內某等以爲雖伊霍不當如此也子儀笑而謂曰爾曹固有所不知吾官馬食粟者五百家僮官餼者千人進無所往退無所據向使崇垣扃戶不通內外一怨將起構以不臣其有貪功害能之徒成就其事則九族齏粉糜臍莫追今蕩蕩無閒四門洞開雖讒毀日興無所加也諸子乃服校中書令考凡二十四天下以其身爲安危殆三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眾不疾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終其將佐至大官爲名臣者甚眾子儀長吁嚙以父遺命哀

四朝所賜名馬珍玩悉皆上獻上復賜之囉乃散諸昆弟 壬子

以懷鄭河陽節度副使李九為河陽懷州節度使割東畿五縣隸

焉

東畿東都畿也五縣河陽隸河濟濟源孟王屋

北庭安西自吐蕃陷河隴隔絕不通

陷河隴見二百二十三卷代宗廣德元年

伊西北庭節度使李元忠四鎮留後郭昕帥

將士閉境拒守數遣使奉表皆不達聲問絕者十餘年至是遣使

開道歷諸胡自回紇中來上嘉之秋七月戊午朔加元忠北庭大

都護賜爵甯塞郡王

鄆州甯塞郡

以昕為安西大都護四鎮節度使賜

爵武威郡王

涼州武威郡

將士皆遷七資元忠姓名朝廷所賜也本姓

曹名令忠昕子儀弟子也

李希烈以久雨不進軍上怪之盧杞

密言於上曰希烈遷延以揚炎故也

因炎諫用希烈而聞之

陛下何愛炎一

日之名而墮大功不若暫免炎相以悅之事平復用無傷也上以

爲然庚申以炎爲左僕射罷政事

考異曰舊傳曰初炎之南來途經襄漢固勸崇義入朝崇義不

能從已懷反側尋又使其黨李府奉使馳說崇義因而拒命遂圖叛必皆交迫而成之至是德宗欲假希烈兵勢以討崇義炎又固言不可上不能平會德宗嘗訪宰相羣臣中可以大任者盧杞薦張燾嚴郢而炎舉崔昭趙惠伯上以炎論議疏闊遂罷炎相建中實錄曰炎與盧杞同執大政杞形神詭陋夙爲人所賤而炎氣岸高峻罕防細故方病飲食無節或爲糜餐別食閣中每登堂言食辭不能偶護者乘之謂杞曰楊公鄙公不欲同食杞銜之舊制中書舍人分署尚書六曹以平奏報中廢其職杞議復之以疏其煩炎不可杞曰杞不才幸措足於斯亦宜有運用以答天造甯常奉杞之手乎因密獻中書主書有過局者有詔逐之炎怒曰中書吾局也政之不修吾自理之設不愜當共議何陰訴而越官邪因不相平時淮西節度使李希烈寵任方盛上欲以之平實屬炎以爲不可上曰卿勿復言遂以希烈統之時夏潦方壯漕沒數百里故希烈軍久不得發會炎病請急累日杞獻免炎相以悅之上以爲然使中官朱如玉就第先諭旨明日遣左僕射謁謝之日恩旨甚渥杞大懼按沈既濟爲炎所引故建中實錄言炎罷相與德宗實錄頗異今取其可信者書之然舊傳云

以前永平節度使張鑑爲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朔方節度使崔暄爲右僕射 丙子贈故

伊州刺史袁光庭工部尚書光庭天寶末爲伊州刺史吐蕃陷河

隴光庭堅守累年吐蕃百方誘之不下

伊州治伊州縣漢伊吾盧地

糧竭兵盡

城且陷光庭先殺妻子然後自焚郭昕使至朝廷始知之故贈官

辛巳以邠寧節度使李懷光兼朔方節度使 癸未河東節度

使馬燧昭義節度使李抱真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李晟大破回

悅於臨洛時悅攻臨洛累月不拔城中食且盡府庫竭士卒多死

傷張休飾其愛女使出拜將士曰誦君守戰甚苦佯家無它物請

鬻此女爲將士一日之費眾皆哭曰願盡死力不敢言賞李抱真

告急於朝詔馬燧將步騎二萬與抱真討悅又遣李晟將神策兵

與之俱又詔幽州留後朱滔討李惟岳燧等軍未出險先遣使持

書諭悅爲好語悅謂燧畏之不設備燧與抱真合兵八萬東下盡



德宗建中二年

關考異曰舊日悅傳曰七月三日師自豎關東下收賊盧軍於邯

鄆擊悅支軍破之悅方急攻臨洺分李惟岳兵五千助楊朝光明

日燧等進攻朝光柵悅將萬餘人救之燧命大將李自良等禦之

於雙岡雙岡在邯鄲西北臨洺之西亦名盧家疇令之曰悅得過必斬爾自良等力戰

悅軍卻燧推火車焚朝光柵斬朝光獲首虜五千餘級居五日燧

等進軍至臨洺悅悉眾力戰凡百餘合悅兵大敗斬首萬餘級

日舊李晟傳戰於臨洺諸軍皆卻晟引兵度洺水乘冰而濟橫擊

悅軍王師復振擊悅大破之據此則是臨洺戰在冬也與馬燧傳

十一月師次邯鄲相應實錄十二月庚寅馬燧加左僕射又云先

是悅遣將康愔領兵圍邢州楊朝光圍臨洺燧與抱真及神策將

李晟合勢救之大敗賊於雙岡斬楊朝光擒其大將盧子昌乘勝

進軍又破悅於臨洺故燧等加官按實錄此戰無日月但於馬燧

加官時言之今據燧傳先收悅於雙岡斬楊朝光居五日乃進至

臨洺即實錄此月癸未眾軍破悅於臨洺也實錄在此年冬與此

相違蓋實錄亦云七月燧與抱真兵八萬自潞府東下豎關先收

邯鄲盧家砦朝光戰死臨洺城又大破悅悅退走在李正己死前

與寶錄此月州應臨銘之職疑請軍已集遂等若未至張任必不能獨破悅軍新本紀十一月丁丑馬燧及田悅戰於雙岡敗之不

知此日何出亦與諸

警相違今止從七月悅引兵夜近邢州圍亦解

是年五月悅使其將康涪圍邢州悅

敗走而時平盧節度使李正己已薨子納秘之擅領軍務悅求救

圍亦解於納及李惟岳納遣大將衛俊將兵萬人惟岳遣兵三千人救之

悅收合散卒得二萬餘人軍於洹水淄青軍其東成德軍其西首

尾相應馬燧帥諸軍進屯鄴

洹水縣屬魏州本漢內黃地後周武帝置洹水縣因水而名鄴縣屬相州

○洹音桓奏求河陽兵自助詔河陽節度使李元將兵會之

元音八

月李納始發喪奏請襲父位上不許梁崇義發兵攻江陵至四

望

今隨州隨縣之東有四望山其山至高四望皆可見

大敗而歸乃收兵襄鄆李希烈引軍

循漢而上與諸道兵會崇義遣其將翟暉杜少誠逆戰於蠻水希

烈大破之追至疎口又破之

水經漢水自襄陽東流又屈而西南流又東南流逕黎邱故城西又南與

陳水合陳水出中盧縣西南東流至邱縣北界東入漢水謂之陳口漢水又南過宜城東夷水出自房陵縣東流注之桓溫以其父名彘改曰蠻水存疑陳二將請降希烈使將其眾先入襄陽慰諭口新舊二傳俱作凍口

軍民崇義閉城拒守守者開門爭出不可禁崇義與妻赴井死傳

首京帥 范陽節度使朱滔將討李惟岳軍於莫州張孝忠將精

兵八千守易州

范陽節度使治幽州莫州在幽州南二百八十里易州成德巡屬在幽州西二百一十四里 滔

遣判官蔡雄說孝忠曰惟岳乳臭兒敢拒朝命今昭義河東軍已

破田悅淮甯李僕射克襄陽計河南諸軍朝夕北向恆魏之亡可

行足而須也使君誠能首舉易州以歸朝廷則破惟岳之功自使

君始此轉禍爲福之策也孝忠然之遣牙官程華詣滔遣錄事參

軍董稹奉表詣闕滔又上表薦之上悅九月辛酉以孝忠爲成德

節度使命惟岳護喪歸朝惟岳不從孝忠德道爲子茂和娶滔女

深相結 壬戌加李希烈同平章事 初李希烈請討梁崇義上

對朝士亟稱其忠黜陟使李承自淮西還言於上曰希烈必立微

功但恐有功之後偃蹇不臣更煩朝廷用兵耳上不以爲然希烈

既得襄陽遂據之爲己有上乃思承言時承爲河中尹甲子以承

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上欲以禁兵送上承請單騎赴鎮至襄陽希

烈寘之外館迫脅萬方承誓死不屈希烈乃大掠關境所有而去

襄陽蕩然承治之期年軍府稍完希烈留牙將於襄州守其所掠

財由是數有使者往來承亦遣其腹心臧叔雅往來許蔡李希烈既自襄

陽還蔡州等徙填許州故李承陰遣人至許蔡結其諸將以圖之厚結希烈腹心周曾等與之陰

圖希烈爲周曾等圖希烈不克而死張本初楊炎爲相惡京兆尹嚴郢不附已

左遷大理卿盧杞欲陷炎引郢爲御史大夫發子宏業不肖多犯

禁受賂請託罪按之兼得炎竄宅事炎先有宅在東都憑河南尹趙惠伯買之以營家廟惠伯買以爲官廨郢以爲炎爲宰相抑吏市私第貴估其宅賤入其幣計以爲贓杞召大理正田晉議法晉以爲律監臨官市買有羨利以乞取論當奪官杞怒貶晉衡州司

馬衡州京師東南三千四百三里

更召他吏議法以爲監主自盜罪當絞且炎家

廟正直齋嵩廟地初齋嵩家廟臨曲江元宗以娛遊之地非神靈所宅命徙之杞因譖炎云茲地有王氣故元宗令嵩徙之今炎有

異志故於其地建廟冬十月乙未炎自左僕射貶崖州司馬

崖州舊志

至京師七千四百六十里

未至崖州百里縊殺之初炎爲中書舍人附會元載

時議已滿之後坐載貶官憤恚益甚歸而得政雖貶必讎忤害根心不能自止終以此及禍惠伯自河置尹貶費州多田尉

費州漢牂牁郡

隋野安郡涪川縣也貞觀四年分恩州之涪川扶陽二縣置費州  
多田縣武德四年務州刺史奏道以土地稍平墾田盈畝故以多  
田爲名貞觀四年改費州爲恩州乾元元年復爲費州京師  
師南四千里至東都四千里四州界費水爲名尋亦殺  
之 卒已冊太子妃蕭氏 癸卯祫太廟先是太祖既正東向之

位獻懿二祖皆藏西夾室不饗至是復奉獻祖東向而饗之

唐初  
費門

廟宣光二帝太祖世祖也貞觀九年祫高祖於太廟朱子有請準  
禮立七廟三昭三穆各置神主太廟依首末以來故事虛其位待  
遷還方處之東向位於是始祫宏農府君重耳及高祖爲六室虛  
太廟之位而行祫祫至三十三年太宗祫廟遷宏農府君乃祫於  
西夾室文明元年高宗祫廟始遷宜皇帝於西夾室至開元十年  
元宗特立九廟於是追尊宜皇帝爲獻祖復列於室光皇帝爲懿  
祖以隨九室祫祫舊虛太祖之位祝文於三祖不解臣明全廟數  
而已至德二載剋復後新作九室神主遂不作宏農府君神主明  
祫祫不及故也至寶應二年祫元宗肅宗於廟遷獻懿二祖於西  
夾室始以太廟當東向位至是年將祫宏農使顏真卿奏合出  
獻懿二祖神主行事其布位次第及東向之位請準東晉蔡謨議  
爲定遂以獻祖當東向祫祖於昭位南向太祖於穆位北向左昭  
右穆陳

徐州刺史李洧正己之從父兄也李納寇宋州彭城令

太原白季庚說洧舉州歸國洧從之遣攝巡官崔程奉表詣闕且

使口奏并白宰相以徐州不能獨抗納乞領徐海沂三州觀察使

況海沂二州今皆爲納有洧與刺史王涉馬萬通素有約

考異曰此據舊

傳也賈誼萬通以密州降蓋自沂移密

苟得朝廷詔書必能成功程自外來以爲宰

相一也先白張鎰鎰以告盧杞杞怒其不先白己不從其請戊申

加洧御史大夫充招諭使十一月戊午以永樂公主適檢校比

部郎中田華上下欲逆先志故也

永樂公主許嫁田華見二百二十五卷代宗大歷九年

蜀王逢更名邈

辛酉宣武節度使劉洽神策都知兵馬使曲瓌

滑州刺史襄平李澄朔方大將唐朝臣大破滑青魏博之兵於徐

州唐自高宗世遼東之地已棄而不

有李澄時以木貫在遼東襄平耳先是李納遣其將王溫會魏

博將信都崇慶

信都復姓

共攻徐州李洧遣牙官溫人王智興詣闕告

急智興善走不五日而至

舊志徐州京師東二千六百四里

上爲之發朔方兵五

千人以朝臣將之與洽環澄共救之時朔方軍資裝不至旗服弊

惡宣武人嗤之曰乞子能破賊乎朝臣以其言激怒士卒且曰都

統有令

都統謂李勉也

先破賊營者營中物悉與之士卒皆憤怒爭奮崇

慶溫攻彭城二旬不能下請益兵於納納遣其將石隱金將萬人

助之與劉洽等相拒於七里溝日向暮洽引軍稍卻朔方馬軍使

楊朝晟言於唐朝臣曰公以步兵負山而陳以待兩軍我以騎兵

伏於山曲賊見懸軍勢孤必搏之我以伏兵絕其腰必敗之朝臣

從之崇慶等果將騎二千踰橋而西追擊官軍伏兵發橫擊之崇

慶等兵中斷狼狽而返阻橋以拒官軍其兵有爭橋不得涉水而

渡者朝晟指之曰彼可涉我何爲不涉遂涉水擊據橋者皆走崇



慶等兵大潰洽等乘之斬首八千級溺死過半朔方軍盡得其輜

重旗服鮮華乃謂宣武人曰乞子之功孰與宋多宋指宣武兵也宣武人

皆慙官軍乘勝逐北至徐州城下魏博淄青軍解圍走江淮漕運

始通 己巳詔削李惟岳官爵募所部降者赦而賞之 甲中淮

南節度使陳少遊遣兵擊海州海州乃李納巡屬也其刺史王涉以州降

十二月李納密州刺史馬萬通乞降丁酉以為密州刺史宋白曰密州居

海濱春秋為莒魯之地州理即魯之諸城也漢為高密國晉立東莞郡後魏立膠州隋改曰密州崔漢德至吐

蕃贊普以敕書構貢獻及賜全以臣禮見處又雲州之西當以賀

蘭山為境五代志靈武宏勝縣有賀蘭山玄靜縣唐改為保靜雲州高作靈州史誤也邀漢衡更請之

丁未漢衡遣判官與吐蕃使者入奏上為之改敕書境土皆如其

請關東河北方用兵不暇與吐蕃較也加馬燧魏博招討使

王建中三年春正月朔陽節度使李元引兵逼衛州田悅守將任

履虛詐降既而復叛馬燧等諸軍屯於漳濱田悅遣其將王光

進築月城以守長橋長橋在漳水上月城兩頭抱河形如半月諸軍不得度燧以鐵鎖

連車數百實以土囊塞其下流水淺諸軍涉度行髮乘其下流當是塞其上流蓋上

流塞則下流水淺而可涉且然新舊傳皆作下流故不敢妄改時軍中乏糧悅等深壁不戰燧命

諸軍持十日糧進屯倉口與悅夾洹水而軍洹水與漳水分流又在漳水之東李

抱真李元問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則利速戰今三鎮連

兵不戰三鎮謂魏博濬州成德欲以老我師我若分軍擊其左右悅必救之

則我腹背受敵戰必不利故進軍逼悅所謂攻其所必救也彼苟

出戰必爲諸君破之乃爲三橋逾洹水日往挑戰悅不出燧令諸

軍夜半起食潛師循洹水直趨魏州令曰賊至則止爲陳留百騎

擊鼓鳴角於營中仍抱薪持火俟諸軍畢發則止鼓角匿其旁俟  
悅軍畢度焚其橋軍行十里所悅聞之帥潛青成德步騎四萬踰  
橋掩其後乘風縱火鼓譟而進燧按兵不動先除其前草莽百步  
爲戰場結陳以待之募勇士五千餘人爲前列悅軍至火止氣衰  
燧縱兵擊之悅軍大敗神策昭義河陽軍小卻神策李晟軍昭義李抱真軍河陽李  
尤見河東軍捷還鬪又破之追奔至三橋已焚悅軍亂赴水溺死

不可勝紀斬首二萬餘級捕虜三千餘人尸相枕藉三十餘里

吳考

曰晉錄閏月庚戌馬燧等破田悅於河水按舊馬燧傳河水之戰  
李惟岳致兵與田悅兵爲連營相拒又燕南記惟岳見悅在圍故  
謀歸順然則河水戰在惟岳死前實錄謂世燕南記又曰燧與抱  
真雖類表說聞李納助軍到乃駐軍候勢畫必取之計去悅軍三  
十里下營夜坐帳中使心手人潛領悅兵及小將等五十餘人立  
帳外遂因橋與兵馬衙官已下高誦曰昨日所以頻破田悅兵馬  
者蓋偶然之事本亦不料有此勝也看悅兵雖敗其將健皆能死  
戰亦天下之強敵矣今更得李納兵助其勢不小我雖頻利利則

有鏡他日田悅更戰大將必須審看便宜如悅直進不可當耳  
悅帳外兵將往往共聞疑詰良久曰昨日陣上實得田悅將健所  
由帥過似至極大罵曰田悅小賊我夢未及敢肆猖狂妄動兵馬  
你有何所解與我相敵汝皆不自由被驅入陣又何過也今將汝  
放去兵等大歡叫拜謝而去具疑前後曾見悅悅召大將喜而謂  
曰馬燧放言辭我對人罵我此可知矣吾再戰必捷也又恃李納  
助軍新到乃引兵出河水又陳燧先伏兵安處作不勝引退悅使  
兵盡出逐燧燧引至伏兵處伏兵齊發橫截悅軍兩段與抱真縱  
兵擊之大破悅軍三萬餘人今從馬燧傳悅收餘兵千餘人走魏州馬燧與李抱真不  
協頓兵平邑浮圖據舊書田悅傳平邑浮圖在魏州南浮圖佛寺也悅夜至南郭魏州南郭也

大將李長春閉關不內以俟官軍久之天且明長春乃開門內之

悅殺長春嬰城拒守城中士卒不滿數千死者親戚號哭滿街悅

憂懼乃持佩刀乘馬立府門外悉集軍民流涕言曰悅不肖蒙濬

青成德二丈人保薦嗣守伯父業濬青李正己成德李寶臣今二丈人卽世其

子不得承襲悅不敢忘二丈人大恩不量其力輒拒朝命喪敗至

此使士大夫肝腦塗地皆悅之罪也悅有老母不能自殺願諸公以此刀斲悅首持出城降馬僕射自取富貴無爲與悅俱死也因從馬上自投地將士爭前抱持悅曰尙書舉兵徇義非私己也一勝一負兵家之常某等累世受恩何忽聞此願奉尙書一戰不勝則以死繼之悅曰諸公不以悅喪敗而棄之悅雖死敢忘厚意於地下乃與諸將各斷髮約爲兄弟誓同生死悉出府庫所有及斂富民之財得百餘萬以賞士卒眾心始定復召貝州刺史邢曹俊使之整部伍繕守備軍勢復振悅不用邢曹俊見上卷上年李納軍於濮陽爲河南軍所逼奔還濮州考異曰時濮州治鄆城別有濮陽縣按九域志濮陽東至濮州九十里徵援兵於魏州田悅遣軍使持璘將三百騎送之璘父令奇謂璘曰吾老矣歷觀安史輩叛亂者今皆安在田氏能久乎汝因此棄逆從

順是汝揚父名於後世也璘曰悅忍人也近禍可畏令奇曰汝從  
吾言吾固死然汝爲忠臣吾死不朽汝不從吾言吾亦死然使吾  
死而壘尸逆境豈所以爲孝哉鬻璘臂而別璘遂與其副李瑤帥  
眾降於馬燧悅收族其家令奇慢罵而死瑤父再春以博州降悅  
從兄昂以涪州降王光進以長橋降悅入城旬餘日馬燧等諸軍  
始至城下攻之不克 丙寅李惟岳遣兵與孟祐守東鹿東鹿本鹿城縣  
安祿山反元宗改縣爲東鹿以厭之湯深州九域志在州西四十  
五里宋白曰東鹿縣本漢西梁縣地今縣南六十里有西梁故城  
尙存朱滔張孝忠攻拔之滔使偏師守東鹿與孝忠進圍深州惟岳  
憂懼掌書記邵眞復說惟岳密爲表先遣弟惟簡入朝然後誅諸  
將之不從命者身自入朝使妻父冀州刺史鄭誅權知節度事以  
待朝命惟簡旣行孟祐知其謀密遣告田悅悅大怒使衙官扈岌

往見惟岳讓之曰尙書舉兵正爲大夫求旌節耳非爲己也今大夫乃信邵眞之言遣弟奉表悉以反逆之罪歸尙書自求雪身尙書何負於大夫而至此邪若相爲斬邵眞則相待如初不然當與大夫絕矣判官畢華言於惟岳曰田尙書以大夫之故陷身重圍大夫一旦負之不義甚矣且魏博淄青兵糧食富足抗天下事未可知奈何遽爲二三之計乎惟岳素怯不能守前計乃引邵眞對扈岌斬之發成德兵萬人與孟祐俱圍東鹿丙寅朱滔張孝忠與戰於東鹿城下惟岳兵馬使王武俊以鐵騎三千爲方陳橫進其鋒不可當滔畏之乃繪帛爲狻猊象狻猊音酸兒使猛士百人蒙之鼓譟奮躍前衝其馬陳賊馬見之驚亂大軍隨鑿惟岳大敗燒營而遁先是武俊爲左右所構惟岳疑之惜其才未忍除也東鹿之戰

使武俊爲前鋒私自謀曰我破朱滔則惟岳軍勢大振歸殺我必

矣故戰不甚力而敗朱滔欲乘勝攻恆州張孝忠引軍西北軍於

義豐

義豐縣屬定州

滔大驚孝忠將佐皆怪之孝忠曰恆州宿將尚多未

易可輕迫之則并力死鬪緩之則自相圖諸君第觀之吾軍義豐

坐待惟岳之殄滅耳且朱司徒言大而識淺可與其始難與共終

也於是滔亦屯東鹿不敢進惟岳將康日知以趙州歸國惟岳益

疑王武俊武俊甚懼或謂惟岳曰先相公委腹心於武俊使之輔

佐大夫又有骨肉之親

謂武俊子士真請於李氏

武俊勇冠三軍今危難之際

復加猜阻若無武俊欲使誰爲大夫卻敵乎惟岳以爲然乃使步

軍使衛常甯與武俊共擊趙州又使王士真將兵宿府中以自衛

淮南節度使陳少遊拔海密二州蔡未李納復攻陷之 王武



德宗建中二年

俊既出恆州請衛常甯曰武俊今幸出虎口不復歸矣當北歸張

尚書

張尚書謂張孝忠也

常甯曰大夫暗弱信任左右觀其勢終爲朱滔所

滅今天子有詔得大夫首者以其官爵與之中丞素爲眾所服與

其出亡曷若削戈以取大夫轉禍爲福特反掌耳事苟不捷歸張

尚書未晚也武俊深以爲然會惟岳使要藉謝遵至趙州城下

要藉

官亦唐時節度衙前之職中宗景雲二年解琬爲朔方大總管分遣隨軍要藉官河陽丞張冠宗肥鄉令韋景駿皆安令于處忠校料三城兵募則唐邊鎮有要藉官尚矣又據新出忠義傳朱泚統幽州行營爲涇原鳳翔節度使詔蔡廷玉以大理少卿爲司馬朱體微爲要藉則要藉乃節度使之腹心也

朱滔王武俊之相王改要藉官曰承令武俊引遵同謀取惟岳

遵還密告王士真閏月甲辰武俊常甯自趙州引兵還襲惟岳遵

與士真矯惟岳命啟城門內之黎明武俊帥數百騎突入府門士

真應之於內殺十餘人武俊令曰大夫叛逆將士歸順敢違拒者

族眾莫敢動遂執惟岳收鄭誅畢華王它奴等皆殺之武俊以惟岳脅使之子欲生送之長安常甯曰彼見天子將復以叛逆之罪

歸咎於中丞乃縊殺之傳首京師代宗廣德元年李寶臣帥成德凡二世十九年而滅深州

刺史楊榮國惟岳姊夫也降於朱滔滔使復其位復權天下酒

惟西京不權罷權酒見二百二十五卷大曆十四年七月天僕卿趙縱為奴所告下

御史臺獄而奴留內侍省縱郭子儀之婿也張鎰奏言貞觀中太

宗嘗令奴告主者斬由是賤不得干貴下不得陵上化本既正悖

亂不萌頃者長安令李濟得罪因奴萬年令霍昱得罪因婢遂使

愚賤之輩悖慢成風今趙縱事非叛逆而奴留禁中縱獨下獄考

之於法或恐未正且將帥之功莫大於子儀沒身未幾兩婿前已

得罪縱今又復下獄數月之間連罪三婿非所以錄勳念舊也上

深納之縱遂得空降而杖殺其奴鎰乃召子儀家僮數百人以死  
奴示之 二月戊午李惟岳所署定州刺史楊政義降時河北略  
定惟魏州未下河南諸軍攻李納於濮州納勢日蹙朝廷謂天下  
不日可平甲子以張孝忠爲易定滄三州節度使王武俊爲恆冀  
都團練觀察使康日知爲深趙都團練觀察使以德棣二州隸朱  
滔令還鎮滔固請深州不許由是怨望雷屯深州王武俊素輕張  
孝忠自以手誅李惟岳功在康日知上而孝忠爲節度使已與康  
日知俱爲都團練使又失趙定二州亦不悅又詔以糧三千石給  
朱滔馬五百匹給馬燧武俊以爲朝廷不欲使故人爲節度使  
王武俊恆州舊將故云然魏博旣下必取恆冀故分其糧馬以弱之疑未肯奉詔  
田悅聞之遣判官王侑許士則聞道至深州說朱滔曰司徒奉詔

討李惟岳旬朔之間拔束鹿下深州惟岳勢蹙故王大夫因司徒  
勝勢得以舉惟岳之首此皆司徒之功也又天子明下詔書令司  
徒得惟岳城邑皆隸本鎮今乃割深州以與日知是自棄其信也  
且今上志欲掃清河朔不使蕃鎮承襲將悉以文臣代武臣魏亡  
則燕趙爲之次矣若魏存則燕趙無患然則司徒果有意矜魏博  
之危而救之非徒得存亡繼絕之義亦子孫萬世之利也又許以  
貝州賂滔貝州列傳滔素有異志聞之大喜卽遣王侑歸報魏州使  
將士知有外援各自堅又遣判官王郢考異曰舊傳王郢作王郢今依燕南記與許  
士則俱詣恆州說王武俊曰大夫出萬死之計誅逆首拔亂根康  
日知不出趙州豈得與大夫同日論功而朝廷褒賞略同誰不爲  
大夫憤巨者今又聞有詔支糧馬與鄴道朝廷之意蓋以大夫善

戰恐爲後患先欲貧弱軍府俟平魏之日使馬僕射北首朱司徒  
南向共相滅耳朱司徒亦不敢自休使鄧等效愚計欲與大夫共  
救田尙書而存之大夫自馮釋馬以供軍朱司徒不欲以深州與  
康日知願以與大夫請早定刺史以守之三嶺運兵

此三嶺謂范陽板蕩魏博

若耳目手足之相救則它日永無患矣武俊亦喜許諾卽遣判官  
王巨源使於滔且令知深州事相與刻日舉兵南向滔又遣人說  
張孝忠孝忠不從 宣武節度使劉洽攻李納於濮州克其外城  
納於城上涕泣求自新李勉又遣人說之癸卯納遣其判官房說  
以其母弟經及子成務入見

癸卯當作己卯

會中使宋鳳朝稱納勢窮蹙

不可捨上乃囚說等於禁中納遂歸鄆州復與田悅等合朝廷以  
納勢未衰三月乙未始以徐州刺史李洎兼徐海沂都團練觀察

使海沂已爲納所據洧竟無所得李納之初反也其所署德州刺

史李西華備守甚嚴都虞候李士真密毀西華於納納召西華還

府以士真代之士真又以詐召棗州刺史李長卿長卿過德州士

真劫之與同歸國皇四月戊午以士真長卿爲二州刺史

德州治安德縣

棗州治厭次縣本皆瀋南巡屬今皆歸國考異曰燕南記云授士真德棗兩州觀察團練使今從實錄士真求援於

朱滔滔已有異志遣大將李濟時將三千人留言助士真守德州

且召士真詣深州議軍事至則留之使濟時領州事 庚申吐蕃

歸婦日所俘掠兵民八百人 上遣中使發盧龍恆冀易定兵萬

人盧龍朱滔恆冀王武俊易定張孝忠詣魏州討田悅王武俊不受詔執使者送朱

滔滔言於眾曰將士有功者吾奏求官勳皆不遂

唐制官有品勳有級今欲

與諸君敕裝共趨魏州擊破馬燧以取溫飽何如皆不應三問乃

曰幽州之人自安史之反從而南者無一人得還今其遺人痛入

骨髓素何復欲暴骨中野乎況太尉司徒皆受國寵榮

太尉謂滄州見此將

士亦各蒙官勳誠且願保目前不敢復有僥冀滔默然而能乃誅

大將數十人厚撫循其士卒咸日知聞其謀以告馬燧燧以聞上

以魏州未下王武俊復叛力未能制滔壬戌賜滔符通義郡王冀

以安之

唐州通義郡

滔反謀益甚分兵宮於趙州以逼康日知

趙州治平棘縣

以深州授士巨源武俊以其子去真爲恆冀深三州留後將兵闕

趙州涿州刺史劉怱滔姑子也滔使知幽州留後

代宗大歷四年朱希彩表分唐

州之范陽歸義同安置涿州治范陽縣距幽州一百二十里聞滔欲救田悅以誓諫之曰司徒

身秉節鉞太尉位居宰相恩寵極矣今昌平故里朝廷改爲太尉

鄉司徒里此亦丈夫不朽之名也但以忠順自持則事無不濟竊

思近日犯上樂戰不顧成敗如安史者今復何有忤忝密親默而無告是負重知惟司徒圖之無貽後悔滔雖不用其言亦嘉其盡忠卒無疑貳滔將起兵恐張孝忠爲後患復遣牙官蔡雄往說之孝忠曰昔者司徒發幽州遣人語孝忠曰李惟岳負恩爲逆謂孝

忠歸國卽爲忠臣孝忠性直用司徒之教今旣爲忠臣矣不復助

逆也且孝忠與武俊皆出夷落

張孝忠本奚乞失活種王武俊出契丹怒皆部

深知其心

最喜翻覆司徒當記鄙言無使蹉跌始相憶也雄復欲以巧辭說

之孝忠怒欲執送京師雄懼逃歸滔乃使劉怱將兵屯要害以備

之孝忠完城礪兵獨居彊寇之間莫之能屈滔將步騎二萬五千

發深州至東鹿詰旦將行吹角未畢士卒忽大亂諠譟曰天子令

司徒歸幽州奈何遂敕南救田悅滔大懼走入驛後堂遣匿蔡雄



與兵馬使宗頊等矯謂士卒曰汝輩勿喧聽司徒傳令眾稍止雄  
又曰司徒將發范陽恩旨令得李惟岳州縣卽有之司徒以幽州

少絲纒故與汝曹竭力血戰以取深州冀得其絲纒以寬汝曹賦

率

續細縣也賦率  
猶言賦斂也

不意國家無信復以深州與康日知又朝廷以

汝曹有功賜絹人十匹至魏州西境盡爲馬僕射所奪司徒但處  
范陽富貴足矣今茲南行乃爲汝曹非自爲也汝曹不欲南行任

自歸北何用喧悖乖失軍禮眾聞言不知所爲乃曰敕使何得不

爲軍士守護賞物送入敕使院劈裂殺之

軍中別置館舍以居  
敕使謂之敕使院

又

呼曰雖知司徒此行爲士卒終不却且奉詔歸鎮雄曰然則汝曹  
各還部伍詰朝復往深州休息數日相與歸鎮耳眾然後定滔卽  
引軍還深州密令諸將訪察唱率爲亂者得二百餘人悉斬之餘

股慄乃復引軍而南眾莫敢前卻進取甯晉雷屯以待王武俊

武俊將步騎萬五千取元氏

元氏縣漢爲常山郡治後魏屬道郡唐屬趙州

東趨甯晉

曰甯晉漢楊凡縣也後漢爲瓌騎侯國後魏爲瓌陶縣唐天寶元年改甯晉縣九域志甯晉縣在趙州東南四十一里

武俊

之始誅李惟岳也遣判官孟華入見王問以河朔利害華性忠直

有才略應對慷慨上悅以爲恆冀副使會武俊與朱滔有異

謀上遽遣華歸諭旨華至武俊已出師華諫曰聖意於大夫甚厚

苟盡忠義何患官爵之不崇土地之不廣不日天子必移康中丞

於它鎮深趙終爲大夫之有何苦還自同於逆亂乎異日無成悔

之何及華勸在李寶臣幕府以直道已爲同列所忌至是爲副使

同列尤疾之言於武俊曰華以軍中陰事奏天子請爲內應故得

超遷是將覆大夫之軍大夫宜備之武俊以其僇人不忍殺奪職

使歸私第田悅恃援兵將至遣其將康愔將萬餘人出城西與馬

燧等戰於御河上

御河卽隨場帝所開永濟渠也開元二十八年魏州刺史盧暉徙永濟渠自石夾審引流至城

西注蔡橋以通江淮之貨杜佑曰御河在魏州魏縣場帝引白溝水爲永濟渠卽此

大敗而還

考異曰悅傳曰悅以救兵

將至盡率其眾出戰於御河之上大敗而還暉傳曰於恃燕趙之援又出兵二萬背城而陳燧復與諸軍擊破之今從實錄時

兩河用兵刼費百萬餘緡府庫不支數月太常博士韋都劾陳京

建議以爲貨利所聚皆在富商請括富商錢出萬緡者借其餘以

供軍軍罷取償於官計天下不過借一二千商則數年之用足矣

上從之甲子詔借商人錢令度支條上判度支杜佑大索長安中

商賈所有貨意其不實輒加撈捶人不勝苦有縊死者長安默然

如被寇盜計所得纔八十餘萬緡又括僦櫃實錢

民間以物質錢異時贖出於母

錢之外復置子錢謂之僦櫃

凡蓄積錢帛粟麥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密著

帛者以置積  
粟麥者以害  
百姓爲之罷市相帥遮宰相馬自訴以千萬數盧杞

始慰諭之勢不可遏乃疾驅自他道歸計併借商所得纔二百萬

考異曰賈錄借商統計田宅奴婢等估纔餘八萬貫今從舊盧杞傳杞傳又曰杜佑計京師帑廩不支數月且約五百萬貫可

支半載用則兵濟矣於是戶部侍郎判度支道贖與庫部實等謀

行括借約羅兵後以公錢還救既下京兆少尹韋貞督責頗峻長

安尉薛萃荷校乘車搜人財貨計富戶田宅奴婢等估纔及

八十八萬貫又借債贖實錢共纔及二百萬貫今從實錄 人已

竭矣京叔明之五世孫也叔明陳宣帝子封宜都王 甲戌以昭義節度副使

磁州刺史盧元卿爲洛州刺史兼魏博招討副使初李抱真爲澤

潞節度使馬燧領河陽三城抱真欲殺懷州刺史楊鉞鉞奔燧燧

納之且素其無罪抱真怒及同討田悅數以事相恨望二人怨隙

遂深不復相見由是諸軍逗遛久無成功上數遣中使和解之及

王武俊遁趙州抱真分麾下二千人戍邠州燧大怒曰餘賊未除

安相與戮力乃分兵自守其地我甯得獨戰邪欲引兵歸李晟說

燧曰李尙書以邢趙連壤

九域志趙州南至邢州界七十四里界首至邢州七十里

分兵守之

誠未有害今公遽自引去眾謂公何燧悅乃單騎造抱真壘相與

釋憾結歡會洛州刺史田昂請入朝燧奏以洛州隸抱真

洛州自此遂屬

昭請元卿爲刺史兼充招討之副李晟軍先隸抱真亦請兼隸燧

以示協和上皆從之 初朱泚之入朝也行軍司馬蔡廷玉與檢

校大理少卿朱體微言於泚曰公入朝爲功臣首後務至重須誠

信者乃可付酒雖大弟多變不情不宐假以兵權廷玉又嘗惡判

官鄭雲達奏貶莫州參軍雲達妻泚之女也及泚代泚泚復奏爲

掌書記雲達深構廷玉於泚因述二人之意泚大怒時二人隨泚

在朝泚乃數與泚書請殺二人泚不從由是兄弟頗有隙及泚拒

命上欲歸罪於廷玉等以悅滔甲子貶廷玉柳州司戶體微萬州

南浦尉

柳州漢潭州縣地唐置柳州以分野當柳星之下而名去京師水陸相乘五千四百七十里萬州治南浦縣春秋夔

國之地秦漢爲麻肥之制後周置萬川郡唐置萬州以郡爲兩京地西南一千六百二十四里宣武節度使劉

洽攻李納之濮陽降其守將高彥昭朱滔遣人以蠟書置驛中

遣朱泚欲與同反馬燧獲之并使者送長安泚不之知上驛召泚

於鳳翔至以蠟書并使者示之泚惶恐頓首請罪上曰相去千里

初不同謀非卿之罪也因留之長安私第考異曰幸奉天錄日上命還私第但絕朝謁日

給酒肉而已以內侍一人監之今從實錄及舊傳賜名園腴田錦綵金銀甚厚以安其意

其幽州盧龍節度太尉中書令竝如故爲朱泚失兵權乘時逆上張本上以幽州

兵在鳳翔幽州兵朱泚所將以入朝防秋者思得重臣代之盧杞忌張鎰忠直爲

上所重欲出之於外已得專總朝政乃對曰朱泚名位素崇鳳翔

將校班秩已高非宰相信臣無以鎮撫臣請自行上俛首未言杞  
又曰陛下必以臣貌寢不爲三軍所伏固惟陛下神筭上乃顧鎰  
曰才兼文武望重內外無以易卿鎰知爲杞所排而無辭以免因  
再拜受命戊寅以鎰兼鳳翔尹隴右節度等使

爲張鎰爲李楚初  
琳所殺復本

盧杞與御史大夫嚴郢共構楊炎趙惠伯之獄炎死杞復忌郢會  
蔡廷玉等貶官柔洎使諜伺諸朝曰上若不殺廷玉當謫去得東  
出洛我且縛致麾下支解之將行帝勞廷玉等曰爾姑行爲國受  
屈歲中當還廷玉等行至藍田驛殿中侍御史鄭詹追使趨潼關  
廷玉告子少誠少良曰我爲天子不血刃下幽州十一城欲分裂  
其壤使不得桀而敗於將成天助逆邪今吏使我出東都此殆洎  
計吾不可以辱國比至靈寶自投於河

靈寶縣屬陝州古桂林地  
漢爲宏農縣開元末改爲

黃縣宏農縣故城在今縣西南二十里

上聞之駭異盧杞因奏朱泚必疑以爲詔旨

請遣三司使案詹

此謂遣兩省官及御史臺官爲三司使使案詹等職

又言御史所爲必稟

大夫請并郢按之獄未具壬午杞奏杖殺詹於京兆府貶郢費州

刺史道逢喪柩郢問爲誰答曰趙惠伯之殯也郢內自慙愧忽忽

歲餘卒於貶所上初卽位崔祐甫爲相務崇寬大故當時政聲藹

然以爲有貞觀之風及盧杞爲相知上性多忌因以疑似離開羣

臣始勸上以嚴刻御下中外失望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奏本道

稅錢每千請增二百

舊志淮南道督揚徐常潤和宣嶽七州此真觀中之制也以今觀之唐中世以後當統揚

楚游和漢道壽光嶺黃申安舒等州稅錢謂田稅及商稅錢也

五月丙戌詔增它道稅錢皆如淮

南又鹽每斗價皆增百錢朱滔王武俊自甯晉南救魏州辛

卯詔朔方節度使李懷光將朔方及神策步騎萬五千人東討田



三才圖會卷之三十四 雜錄 丁酉加河東節度使馬燧同平章事 辛亥置

悅且拒滔等沿行至宗城掌書記鄭雲逵參謀田景仙棄滔來降

宗城縣屬魏州 煥廣宗縣地 丁酉加河東節度使馬燧同平章事 辛亥置

義武軍節度於定州以易定滄三州隸之 以命張 孝忠 張光晟之殺

突董也上欲遂絕回紇召冊可汗使源休還太原久之乃復遣休

送突董及騎密施大小梅錄等四喪還其國可汗遣其宰相頡王

迦等迎之頡王迦坐大帳立休等於帳前雪中詰以殺突董之狀

欲殺者數四供待甚薄留五十餘日乃得歸可汗使人謂之曰國

人皆欲殺汝以償怨我意則不然汝國已殺突董等我又殺汝如

以血洗血污益甚耳今吾以水洗血不亦善乎唐負我馬直銀百

八十萬匹當速歸之遣其散支將軍康赤心隨休入見休竟不得

見可汗而還己卯至長安詔以帛十萬匹金銀十萬兩償其馬直

休有口辯盧杞恐其見上得幸乘其未至先除光祿卿

爲源休以  
實薄怨望

從朱泚  
反張本

六月甲子京師地震

朱滔王武俊軍至魏州田悅具

牛酒出迎魏人歡呼動地滔營於運篋山是日李懷光軍亦至馬

燧等盛軍容迎之滔以爲襲已遽出陳懷光勇而無謀欲乘其營

壘未就擊之燧請且休將士觀釁而動懷光曰彼營壘既立將爲

後患此時不可失也遂擊滔於運篋山之西殺步卒千餘人滔軍

崩沮懷光按轡觀之有喜色士卒爭入滔營取寶貨王武俊引二

千騎橫衝懷光軍軍分爲二滔引兵繼之官軍大敗蹙入永濟渠

溺死者不可勝數人相蹈藉其積如山水爲之不流馬燧等各收

軍保壘是夕滔等堰永濟渠入王莽故河

舊道元日漢溝洫志云  
河爲中國古尤甚故禹

導河自積石歷龍門壘二渠以引河一則漯川今河所  
流也一則北廣王莽時絕故世俗名是積爲王莽河

絕官軍糧

道及歸路明日水深三尺餘馬燧懼遣使卑辭謝滔求與諸節度

歸本道奏天子請以河北事委五郎處之

朱滔弟五滔

之救悅本謂武

俊在其牽率之下解圍之後悅等必尊己爲盟主及己敗而武俊

勝心遂忌之乃謂武俊曰大夫破懷光等彼氣已喪今馬司徒又

屈服如此此窮寇迫之彼必致死於戎不如放去以收河北武俊

曰豈有四五節度兵逾十萬使之打賊始經一陳便殺卻五萬人

將何面目歸見天子而天子聽從其言今窮蹙詐求退去不過到

洛州界必築壘相拒悔無及也滔竟縱之秋七月燧與諸軍涉水

而西退保魏縣以拒滔

九域志魏縣在魏州城西三十五里

滔乃謝武俊武俊由是

恨滔後數日滔等亦引兵營魏縣東南與官軍隔水相拒李納求

救於滔等滔遣魏博兵馬使信都承慶將兵助之納攻宋州不克

遣兵馬使李克信李欽遙戍濮陽南華以拒劉洽 癸巳停借商

錢金 甲辰以淮甯節度使李希烈兼平盧淄青兗鄆登萊齊州

節度使討李納又以河東節度使馬燧兼魏博澶相節度使加朔

方邢甯節度使李懷光同平章事 神策行營招討使李晟請以

所將兵北解趙州之圍與張孝忠合勢圍范陽上許之晟自魏州

引兵北趨趙州王士真解圍去晟留趙州三日與孝忠合兵北略

恆州 濱州司馬李孟秋舉兵反 濱州漢城驛縣之地唐武德初

六年省改威驛為懷驛屬驛 自稱安南節度使安南都護輔良交

討斬之 乾元元年分驛州復置 八月丁未置汴東西水陸運兩

稅鹽鐵使二人度支總其大要而已 辛酉以涇原留後姚令言

為節度使 盧杞惡太子太師顏真卿欲出之於外真卿謂杞曰

先中丞傳首至平原

中丞謂紀父奔也事見二  
百一十七卷天寶十四載

真卿以舌舐面血

今相公忍不相容乎杞矍然起拜然恨之益甚

江淮間訛言有

毛人捕人食其心人情大恐

九月癸卯殿中少監崔漢衡自吐

蕃歸贊普遣其臣區頰贊隨漢衡入見

判度支趙贊奏請於兩

都江陵成都及揚汴蘇洪等州置常平輕重本錢上至百萬下至

十萬收貯斛斗匹段絲麻貴則下價出賣賤則加佑收糴權重輕

以利民從之贊乃於諸道津要置吏稅商貨每緡稅二十錢竹木

茶漆皆什稅其一以充常平之用

冬十月辛亥以湖南觀察使

曹王皋爲江南西道節度使皋至洪州悉集將佐而下令曰嘗有

功未申者別爲一行有策謀及器能堪佐軍者別爲一行得牙將

伊慎王鏐等擢爲大將引荆襄判官許孟容置幕府慎克州人孟

容長安人初慎常從李希烈討梁崇義希烈愛其才欲留之慎逃

歸希烈間舉用慎恐爲己患遺慎七屬甲

別禮由人爲甲岸甲七屬鄭注云屬讀如灌注

之注謂上旅下旅札屬之數凡七也

詐爲復書墜之境上上聞之遣中使卽軍中斬

慎舉爲之論雪未報會江賊三千餘眾入寇

江賊江中羣盜也白湖口入定江南西道

泉遣慎擊賊自贖而中使又至必令斬之舉率眾繼之慎果大破

賊斬首數百級而還由是得免 盧杞秉政知上必更立相恐其

分己權乘閒薦吏部侍郎關播儒厚可以鎮風俗丙辰以播爲中

書侍郎同平章事

考異曰舊播傳曰播爲吏部侍郎轉刑部尙書十月拜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今實錄自吏部侍郎爲相與傳不同疑傳誤明年罷相乃改刑部尙書

政事皆決於杞播但斂衽

無所可否上嘗從容與宰相論事播意有所不可起立欲言杞目

之而止還至中書杞謂播曰以足下端慙少言故相引至此婦者

奈何發口欲言邪播自是不敢復言 戊辰遣都官員外郎樊澤

使於吐蕃告以結盟之期

丙子肅王詳薨

詳皇子也

十一月己卯

朔加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同平章事

田悅德朱滔之救與王武

俊議奉滔為主稱臣事之滔不可曰逋隱山之捷皆大夫二兄之

力

二兄謂王武俊也武俊第二

滔何敢獨居尊位於是幽州判官李子于恆冀

判官鄭濡等

考異曰舊傳作李子于鄭濡今從燕府記

其議請與郟州李大為四國

郟州李大為請李納也

但稱王而不改年號如昔諸侯奉周家正朔築壇同

盟有不如約者眾共伐之不然豈得常為叛臣茫然無主用兵既

無名有功無官爵為賞使將吏何所依歸乎滔等皆以為然滔乃

自稱冀王田悅稱魏王王武俊稱趙王仍請李納稱齊王是日滔

等築壇於軍中告天而受之

考異曰實錄於十一月末云是月朱滔信相大赦王燕府記云十月十一

日於下營各築壇場設法注書天稽首稱名同日爲立爲王舊  
本紀朱滔王武俊皆云十一月而無日惟出說書云十一月一  
日今滔爲盟主稱孤武俊悅納稱寡人所居堂曰殿處分曰令羣  
從之

下上書曰媿妻曰妃長子曰世子各以其所治州爲府置留守兼  
元帥以軍政委之又置東西曹視中書門下省左右內史視侍中  
中書令餘官皆倣天朝而易其名武俊以孟華爲司禮尙書華竟  
不受歐血死以兵馬使衛常甯爲內史監委以軍事常甯謀殺武  
俊武俊腰斬之武俊遣其將張終葵寇趙州康日知擊斬之李

希烈帥所部三萬徙鎮許州遣所親詣李納與謀共襲汴州

九城志許

州東至汴州二  
百一十五里遣使告李勉云已兼領滑甯欲假道之官勉爲之

治橋具饌以待之而嚴爲之備希烈竟不至又密與朱滔等交通  
納亦數遣遊兵度汴以迎希烈由是東南轉輸者皆不敢由汴渠



自蔡水而上

蔡河古之琵琶溝在浚儀縣杜佑曰漢運路出浚儀

十里路入琵琶溝至陳州而合宋白曰建中初杜佑改漕路自浚儀西十里路其南涯引流入琵琶溝漕蔡河至陳州合類是秦漢故道自隋開汴河利涉揚楚故官漕不復由此道作始開

十二月丁丑李希烈自稱天下都元帥太尉建興王時朱

滔等與官軍相拒累月官軍有度支饋糧諸道益兵而滔與王武

俊孤軍深入專仰給於田悅客主日益困弊

客謂滔武俊之軍主謂田悅

聞李

希烈軍勢甚盛頗怨望乃相與謀遣使詣許州勸希烈稱帝希烈

由是自稱天下都元帥

司天少監徐承嗣請更造建中正元歷

從之

魏元元年改太史局爲司天臺以令爲蓋正三品少監正四

品上掌察天文稽歷數凡日月星辰風雲氣色之異率其屬占之肅宗時韓穎損益大衍歷爲至德曆寶應元年代宗以至德歷不與天合詔司天臺官屬郭獻之等復用麟德元紀更立歲差增損星疾交會及五星差數以寫大衍術曰五紀歷至是五紀歷氣朔加時稍後天推測星度與大衍差頗異乃詔承嗣等雜麟德大衍之旨治新

歷名建中正元歷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二十七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二十八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四十四

起正月  
盡十月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三

癸建中四年春正月丁亥隴右節度使張鎰與吐蕃尚結贊盟于

清水

清水漢古縣唐屬秦州  
九域志在州東九十里

庚寅李希烈遣其將李克誠襲陷

汝州執別駕李元平

汝州治梁縣漢  
承休侯封邑也

元平本湖南判官薄有才藝

性疎傲敢大言好論兵中書侍郎關播奇之薦于上以爲將相之

器以汝州距許州最近

九域志汝州東南至  
許州二百七十里

擢元平爲汝州別駕

知州事元平至汝州卽募工徒治城希烈陰使壯士應募執役入  
數百人元平不覺希烈遣克誠將數百騎突至城下應募者應之  
于內縛元平馳去元平爲人眇小無須希烈望見戲克誠曰使爾  
取李元平乃以其兒來邪元平見希烈恐懼便液汚地希烈罵之  
曰盲宰相以汝當我何相輕也以判官周晃爲汝州刺史又遣別  
將董待名等四出抄掠取尉氏尉氏縣屬汝州九城在州南九十里圍鄭州官軍  
數爲所敗邏騎西至彭婆九城志河南府河南縣有彭婆鎮金人疆域圖洛陽縣有彭婆鎮東都  
士民震駭竄匿山谷階守鄭叔則入保西苑東都西苑在東都城西鄭叔則蓋歸自急  
易於西上問計於盧杞對曰希烈年少驍將恃功驕慢將佐莫敢  
諫止誠得儒雅重臣奉宣聖澤爲陳逆順禍福希烈必革心悔過  
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

服眞其人也上以爲然甲午命眞卿詣許州宣慰希烈詔下舉朝失色眞卿乘驛至東都鄭叔則曰往必不免立少留須後命眞卿曰君命也將焉避之遂行李勉表言失一元老爲國家羞請留之又使人邀眞卿於道不及眞卿與其子誓但救以奉家廟撫諸孤而已至許州欲宣詔旨希烈使其養子千餘人環繞慢罵拔刃擬之爲將刺啗之勢眞卿足不移色不變希烈遽以身蔽之麾眾令退館眞卿而禮之希烈欲遣眞卿還會李元平在座眞卿責之元平慙而起以密啟白希烈希烈意遂變留眞卿不遣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各遣使詣希烈上表稱臣勸進使者拜舞於希烈前說希烈曰朝廷誅滅功臣失信天下都統英武自天功烈蓋世已爲朝廷所猜忌將有韓白之禍願亟稱尊號使四海臣民知有所歸

希烈召顏真卿示之曰今四王遣使來推不謀而同太師覘此事勢豈吾獨爲朝廷所忌無所自容耶真卿曰此乃四凶何謂四王相公不自矜功業爲唐忠臣乃與亂臣賊子相從求與之同覆滅耶希烈不悅扶真卿出他日又與四使同宴四使曰久聞太師重望今都統將稱大號而太師適至是天以宰相賜都統也真卿叱之曰何謂宰相汝知有罵安祿山而死者顏杲卿乎乃吾兄也吾年八十知守節而死耳豈受汝輩誘脅乎

以利動之日誘以威迫之日脅

四使不

敢復言希烈屢逼真卿使爲表章雪己之罪願罷兵馬真卿不從希烈乃詐爲真卿表奏請于朝求汴州使真卿兄子峴與從吏凡數輩繼來京師求見上盧杞恐峴等見上或言真卿之情及己傾陷之意皆拘之內省不令得見希烈嘗宴逆黨令倡優斥贖朝政

真卿拂衣而起希烈乃使甲士十人守真卿於館舍掘坎於庭云  
欲阮之真卿怡然見希烈曰死生已定何必多端亟以一劍相與  
豈不快公心事邪希烈乃謝之 戊戌以左龍武大將軍哥舒曜

爲東都汝州節度使將鳳翔邠涇原三節鎮之

討希烈

鳳翔邠涇原三節鎮之兵奉天好時神策屯兵也

又詔諸道共討之曜行至郟城

郟城縣屬汝州東魏之龍山縣也隋開皇初改曰汝南十八年改曰輔城大業初改曰郟城九域志郟城縣在汝州東南九十里宋白曰春秋楚令尹子瑕城郟創此 遇希烈前鋒將陳利貞擊破之希烈勢小沮曜

翰之子也希烈使其將封育麟據鄧州南路遂絕貢獻商旅皆不

通壬寅詔治上津山路置鄧驛

上津驛屬商州

丙戌申朔命鴻臚卿

崔漢衡送區頰贊還吐蕃 丙寅以河陽三城懷衛州爲河陽軍

丁卯哥舒曜克汝州擒周晁 三月戊寅江陵西道節度使曹

王皋敗李希烈將韓霜濂于黃梅斬之辛卯拔黃州時希烈兵柵

蔡山

九域志黃梅縣屬蘄州距州一百二十里蔡山在黃梅界即江左新蔡郡治所晉悉達係蔡之地宋白曰宋分江夏郡置

南新蔡郡隋開皇十八年改爲黃梅縣以界內黃梅山名之視穆曰蔡山出大龜春秋左氏傳所謂大蔡蒞以山得名也險不

可攻吳聲言西取蘄州

蘄州後漢爲蘄春侯國吳置蘄春郡北齊置齊昌郡及羅州後周改蘄州州北有蘄

水南入于江地名爲云蘄春以水隈多蘄菜故名

引舟師泝江而上希烈之將引兵循江

隨戰去蔡山三百餘里皋乃復放舟順流而下急攻蔡山拔之希

烈兵還救之不及而敗皋遂進拔蘄州表伊慎爲蘄州刺史王鏐

爲江州刺史皋與賊大小三十二戰未嘗敗衄取州五縣三十斬

首三萬三千禽生萬六千師所過不取伐桑棗踐禾稼淮甯都

虞候周曾鎮遏兵馬使王珍押牙姚愔韋清密輸款於李勉李希

烈遣曾與十將康秀林將兵三萬攻哥舒曜至襄城襄城縣曹屬潁川郡管屬



襄城郡後周置汝州貞觀元年廢州以襄城縣屬許州貞觀八年以伊州爲汝州襄州仍屬許州天禧七載復屬汝州九域志襄城縣在汝州東南二百有五十里

會等密謀還軍襲希烈奉顏真卿爲節度使使玠憚清爲內應希烈知之遣別將李克誠將驍軍三千人

淮西地少馬乘

襲以取驍驍子襲會等殺之并殺玠憚及其黨甲午詔贈會等官

始韋清與會等約事泄不相引故獨得免清恐終及禱說希烈請

詣朱滔乞師希烈遣之行至襄邑逃奔劉洽

襄邑縣屬宋州劉洽時以宣武節度鎮宋

州希烈聞周會等有變閉壁數日其黨寇尉氏鄭州者聞之亦遁

歸希烈乃上表歸咎於周會等引兵還蔡州

蔡州治汝陽縣淮甯本鎮也希烈時自許

州退外示悔過從順實待朱滔等之援也置顏真卿於龍興寺

寺在蔡

州丁酉荆南節度使張伯儀與淮甯兵戰於安州

安州漢安陸地官軍

大敗伯儀僅以身免亡其所持節希烈使人以其節及俘馘示顏

真卿真卿號惻投地絕而復蘇自是不復與人言先是真卿遣兄子峴及家僕奏事五輩皆拘留內客省不得出史館修撰深州張薦上疏曰去正月中真卿奉使淮西期不先戒行無素備受命之後不宿于家親黨不違告別介副不及陳請屏僮車騎即日載馳冒姦鋒于臨汝折元惡於許下捐軀仗義威詬羣兇遂令脅制者回慮忠勇者肆情周曾奮發于外韋清伺應于內希烈蒼黃窘迫奔固舊穴蓋真卿義風所激也真卿逮事四朝爲國元老忠直孝友羽儀上室行年八十被羸老之疾拘囚環堵之間顧盼鉤戟之下呼嗟悲憤失寢忘食不知悲翁何以堪此伏聞希烈之母鍾念幼子目不絕泣求責希烈又希烈妻祖母郭及妻妹封竝逮捕京師此三人甯之無益請真境上以贖真卿先降詔書分明諭告且

希烈知真卿人望不敢加害既無嫌隙但因循未遣耳若歸其親  
愛賊亦何恠遣還一使哉臣又聞真卿所遣兄子峴及家僮從官  
奉表來者五輩皆拘留內省其子頴等拳拳實希一見望許休澣  
告以安否疏奏虛杞持之不進 夏四月上以神策軍使白志貞  
爲京城召募使募禁兵以討李希烈志貞請諸嘗爲節度觀察都  
團練使者不問存沒竝勒其子弟帥奴馬自備資裝從軍授以五  
品官於是豪富者因緣爲幸而貧者甚苦之人心始搖 上命宰  
相尚書與吐蕃區頰贊盟於豐邑里區頰贊以清水之盟疆場未  
定不果盟 是年吐蕃與吐蕃盟于清水按舊傳張鑑與吐蕃盟  
文曰今國家所守界涇州西至鞏寧峽西口隴州西至  
清水縣隴州西至同谷縣盤錫南西山大渡河東爲漢界蕃國守  
備在蘭渭原西至臨洮又東至成州抵劍南界此諸蠻大  
渡水西南 己未命崔漢勳入吐蕃決於贊普 庚申加永平宣武  
爲蕃界

河陽都統李勉淮西招討使東都汝州節度使哥舒曜爲之副以荆南節度使張伯儀爲淮西應接招討使山南東道節度使賈耽

江南西道節度使曹王皋爲之副上督哥舒曜進兵隴至潁橋城

志襄城縣有潁橋鎮

遇大雨震雷人死者十三四乃還保襄城李希烈遣其

將李光輝攻襄城曜擊卻之甲子京師地震生毛五月辛巳

京師地震乙酉潁王璩薨數元宗子乙未以宣武節度使劉洽兼

淄青招討使乙巳滑濮二州黃河清李晟謀取涿莫二州以

絕幽魏往來之路與張孝忠之子升雲圍朱滔所署易州刺史鄭

景濟于清苑水經注徐水出北平東逕清苑城北入于河對向曰清苑縣漢之樂鄉縣屬信都國隋爲清苑縣

屬瀛州唐景雲元年屬冀州至宋以清苑縣爲涿州治所宋白曰漢高祖訪樂毅之後學采叔封于樂鄉高齊省仍自今易州滿城

縣界移永甯縣理北城隋改爲清苑縣因滿城縣界清苑河爲名累月不下滑以其司武尚書馬

寔爲留守將步騎萬餘守魏營自將步騎萬五千救清苑李晟軍

大敗退保易州洺還軍瀛州張升雲喬滿城

對峙日滿城縣漢北平縣地後魏置永樂

縣天寶元年改會晟病甚引軍還保定州

考異曰燕南記曰晟與張升雲等圍鄭景齊於

清苑自二月至四月洺自統馬步萬五千人救清苑四月二日發

館陶張五月內到晟出戰不利城中又出攻晟晟敗去洺乘勝逐

晟等大破之晟奔易州染病不復更出實錄曰庚子李晟自清苑

退保易州舊晟傳曰自正月至于五月會晟病甚不知入者數焉

軍吏合謂乃以馬輿還定州今從之實錄所云庚子蓋奏到之日也王武俊以洺既破李晟留屯瀛

州未還魏橋遣其給事中宋端趣之端見洺言頗不遜洺怒使謂

武俊曰洺以熱疾豎未南還大王二兄遽有云云洺以救魏博之

故叛君棄兄如脫屣耳

履不躡跟曰屣脫之易耳

二兄必相疑惟二兄所爲端

還報武俊謂馬寔曰寡人望王速來指蹤決勝負非有他也王異

日并天下寡人得六七城爲節度足矣寔以狀白洺言趙王知宋

端無禮於大王深加責讓實無他志武俊亦遣承令官鄭和隨寔使者見滔謝之滔乃悅相待如初然武俊以是益恨滔矣六月李抱真使參謀賈林詣武俊壁詐降武俊見之林曰林來僞詔非降也武俊色動問其故林曰天子知大夫宿著成效謂李惟岳也及登壇之日謂稱王時也撫膺顧左右曰我本徇忠義天子不察諸將亦嘗其

表大夫之志天子語使者曰朕前事誠悞悔之無及朋友失意尙可謝況朕爲四海之主乎武俊曰僕胡人也爲將尙知愛百姓況天子豈專以殺人爲事乎今山東連兵暴骨如莽就使克捷與誰守之僕不憚歸國但已與諸鎮結盟胡人性直不欲使曲在己天子誠能下詔赦諸鎮之罪僕當首唱從化諸鎮有不從者請奉辭伐之如此則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同列不過五旬河朔定矣使林

遣報抱真陰相結約

爲武俊與抱真  
破走朱滔張本

庚戌初行稅閒架除陌錢

法時河東澤潞河陽朔方四軍屯魏縣神策永平宣武淮南浙西

荆南江西沔鄂湖南黔中劔南嶺南諸軍環淮甯之境舊制諸道

軍出境皆仰給度支上優恤士卒每出境加給酒肉本道糧仍給

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給故將士利之各出軍纔踰境而止月費錢

百三十餘萬緡常賦不能供判度支趙贊乃奏行二法

二法卽稅  
閒架及除

陌錢

所謂稅閒架者每屋兩架爲閒上屋稅錢二千中稅千下稅

五百吏執筆握筭入人室廬計其數

史炤曰筭所以籌筭也其法  
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三百七

十一枚而成  
大觚爲一握

或有宅屋多而無它資者出錢動數百緡敢匿一閒

杖六十賞告者錢五十緡所謂除陌錢者公私給與及買賣每緡

官留五十錢給它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爲率敢隱錢百杖六十罰

錢二千賞告者錢十緡其糞錢皆出坐事之家於是愁怨之聲盈

於遠近

丁卯徙邠王逾爲丹王鄜王遒爲簡王

二王皆上弟也

熒惑

太白闕於東井

庚午荅蕃判官監察御史于頔

荅蕃判官因當時出使蕃國以

名

與吐蕃使者論刺沒藏至自青海言墮場已定請遣區頰贊

歸國秋七月甲中以禮部尚書李揆爲入蕃會盟使壬辰詔諸將

相與區頰贊盟於城西李揆有才望盧杞惡之故使之入吐蕃揆

言於上曰臣不憚遠行恐死於道路不能達詔命上爲之惻然謂

杞曰揆無乃太老杞曰使遠夷非諳練朝廷故事者不可且揆行

則自今年少於揆者不敢辭遠使矣 八月丁未李希烈將兵三

萬圍哥舒曜於襄城詔李勉及神策將劉德信將兵救之乙卯希

烈將曹季昌以隨州降尋復爲其將康叔夜所殺 初上在東宮



開監察御史嘉興陸贄名

嘉興陸由華縣地吳大帝黃龍三年以其地嘉禾生改爲禾興縣後避太子和

名改爲嘉興縣隋廢

卽位召爲翰林學士

韋執誼翰林志曰自太宗時名儒學士時召草

制然舊未有名贄乾封以後始名北門學士元宗初置翰林待詔

掌四方表疏批荅應和文章繼以詔敕文告悉由中書多壅滯始

選朝官有詞藝學識者入居翰林供奉別旨然亦未定名制詔書

敕猶或分在集賢開元二十六年翰林供奉始改稱學士別建學

士院于翰林院之南俾專內命其後又

置東翰林院于金鑾殿之西隨上所在

數問以得失時兩河用兵

久不決

兩河謂河南河北

賦役日滋贄以兵窮民困恐別生內變乃上奏

其略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

其人者兵雖眾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將不能使兵

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

左氏傳曰兵猶火也

不敢將

今兩河淮西爲叛亂之帥者獨四五凶人而已

四五凶人謂河北則

朱滔王武俊田悅河朔則

李納淮西則李希烈也 尙恐其中或遭詿誤內蓄危疑蒼黃失

圖勢不得止況其餘眾蓋竝脅從苟知全生豈願爲惡若招攜以  
法悔禍以誠使來者必安安者必久斯道積著人誰不懷縱有野  
心難馴臣知其從化者必過半矣今者曠歲持久師老財匱加算  
不止于舟車徵卒殆窮于閭閻笞肉捶骨呻吟里閭送父別夫呼  
號道路欲紓目前之虞或興意外之變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  
心也兵者財之資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矣陛  
下其慎之哉今師興三年可謂久矣稅及百物可謂繁矣陛下爲  
之宵衣旰食可謂憂勤矣海內爲之行齋居送可謂勞敝矣而寇  
亂愈甚翦滅無期人搖不甯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貴巧遲  
速則乘機遲則生變此兵法深切之戒往事明著之驗也夫投膠  
以變濁不如澄其源而濁變之愈也揚湯以止沸不如絕其薪而

沸止之速也是以勞心于服遠者莫若修近而其遠自來多方以  
救失者莫若改行而其失自去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  
所爲乃禍之所起也又論關中形勢以爲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廢  
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王譏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  
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  
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浸微雖府衛具存  
而卒乘罕習故祿山纒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  
守尙賴西邊有兵諸牧有馬每州有糧故肅宗得以中興乾元之  
後繼有外虞悉師東討邊備旣弛禁戎亦空吐蕃乘虛深入爲寇  
故先皇帝莫與爲禦避之東遊事見三百二十三卷代武德元年是皆失居重馭  
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內寇則殺函失險外侵則并渭爲戎于

斯之時雖有四方之師衛救一朝之患陛下追思及此豈不爲之

寒心哉今朔方太原之眾遠在山東

謂李懷光以朔方軍馬燧以太原軍討泚悅兵不解也

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

左右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神策爲六軍又曰左右羽林龍武神武爲六軍神策

軍最盛在六軍之右時李晟哥舒儼有賊臣陷寇黠虜覘伺隙

乘虛微犯亭障此愚臣所竊憂也未審陛下其何以禦之側聞伐

叛之初議者多易其事僉謂有征無戰役不踰時計兵未甚多度

費未甚廣於事爲無擾於人爲不勞曾不料兵連禍拏變故難測

日引月長漸乖始圖

率相牽引也

故前志以兵爲凶器戰爲危事至戒

至慎不敢輕用之者蓋爲此也當勝而反敗當安而倒危在平反

掌之開耳故往歲爲天下所患咸謂除之則可致升平者李正己

李寶臣梁崇義田悅是也往歲爲國家所信咸謂任之則可除禍

亂者朱滔李希烈是也既而正己死李納繼之寶臣死惟岳繼之崇義平希烈叛惟岳戮朱滔攜然則往歲之所患者四去其三矣而忠竟不裝往歲之所信者今則自叛矣而餘又難保是知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也勢苟危則舟中敵國也陛下豈可不追鑒往事惟新令圖修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特之權以固國而乃孜孜汲汲極思勞神徇無已之求望難心之效乎今開輔之開徵發已甚官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鄙誘致豺狼或竊發剽畿驚犯城闕此亦愚臣所竊爲憂者也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陛下儻過聽愚計所遣神策六軍李晟等及節將子弟悉可追還

節將子弟  
自志貞所

奏遼東  
征者

明敕涇隴邠甯但令嚴備封守仍云更不徵發使知各保

安居又降德音罷京城及畿縣閒架等雜稅則冀已輸者弭怨見  
處者獲甯人心不搖邦本自固上不能用 時魏州兵連敗田悅

嬰城自守諸道兵聞之朝廷雖行閒架除陌錢糧運猶不繼壬戌

以汴西運使崔縱兼魏州四節度都糧料使軍儲少給

汴東西運使事始見

上卷上年河東節度使馬燧澤潞節度使李抱貞河陽節度使李  
芃朔方節度使李懷光西軍時並在魏州行營宋白曰建中用兵  
諸道行營出境者皆仰給度支謂之食出界糧又于諸軍各以臺  
省官一人司其供億謂之糧料使余按代宗廣德初郭子儀自商  
州進收京師請第 縱澳之子也 崔澳元宗幸蜀以爲相 九月丙戌神策將

劉德信宣武將唐漢臣與淮甯將李克誠戰敗於滬湖

考異曰徐

曰大將唐漢臣劉德信高秉哲合統兵一萬屯於汝州三帥各領  
一軍城小卒眾教令不一軍進至許店史無他略又不設支軍賊  
謀知之乘高而進三帥望敵大潰戈船資實山積馬萬餘蹄皆沒  
焉汝州遂陷賊剽史李元平爲寇所獲賊羅兵北至彭婆今從宜  
時李勉遣漢臣將兵萬人救襄城上遣德信帥諸將家應募者

三千人助之勉奏李希烈精兵皆在襄城許州空虛若襲許州則襄城圍自解遣二將趣許州未至數十里上遣中使責其違詔二將狼狽而返無復斥候克誠伏兵邀之殺傷大半漢臣奔大梁德

信奔汝州希烈遊兵剽掠至伊闕

伊闕禹所鑿春秋爲戎蠻子之國漢爲新城縣隋爲伊闕縣唐

馬河南府

勉復遣其將李堅帥四千人助守東都

考異曰新傳作李堅華今從實錄希

烈以兵絕其後堅軍不得還汴軍由是不振襄城益危

汴軍宣武兵也此時

以李勉帥永平軍方鎮表大歷十四年永平軍增汴潁二州從治汴州故史有汴軍之稱

上以諸軍討淮甯

者不相統壹庚子以舒王謨爲荆襄等道行營都元帥更名諡改封普王以戶部尙書蕭復爲長史右庶子孔巢父爲左司馬諫議大夫樊澤爲右司馬自餘將佐皆選中外之望未行會涇師作亂而止復嵩之孫也廣德中歲大饑復家百口不自振將嚮昭應別

業宰相王縉聞其林泉之美乃使弟紘誘復曰足下之才固宜居  
右職如以別業奉家兄當以要地相處復對曰僕以家貧而需先  
人舊墅將以拯濟孀幼耳儻以易美職于身而令門內乘餒非鄙  
夫之心也縉憾之坐沈廢者數年復處之泰然後爲同州刺史州  
人阻飢有儲廩在境內復輒以賑貸爲有司所劾削階友人唁之  
復怡然曰苟利于人敢憚薄罰乎久之召拜戶部尙書巢父孔子  
三十七世孫也初永王潯起兵江淮聞其賢以從事辟之巢父義  
不屈側身潛遞由是知名 上發涇原諸道兵救襄城冬十月丙  
午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師考異曰舊傳云令言奉  
本鎮兵五萬赴援按奉  
天記曰哥舒翰表請加師上使涇州節度使姚  
令言赴援令言本領三千請加至五千今從之軍士冒雨寒甚多  
攜子弟而來冀得厚賜遺其家既至一無所賜丁未發至澧水詔



京兆尹王翊犒師惟糲食菜餼眾怒蹴而覆之因揚言曰吾輩將

死於敵而食且不飽安能以微命拒白刃耶聞瓊林大盈二庫元宗

時王翊爲戶口色役使徵剝財貨每歲進錢百億寶貨博聖人百寶大盈庫以供人主宴私賞賜之用則元宗時已有大盈庫陸贄蘇帝曰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書舊之說皆云劍自開元聚斂之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國貢輸所合區分賦稅當委於有司以給費用貢賦宜歸于天子以奉私求元宗悅之新置是二庫焉心侈欲萌禍于致造乎失邦終以無寇則庫始于元宗明矣宋白曰大盈庫內庫也以中人主之至德中第五琦始悉以租賦進人大盈庫天子以出納爲便故不復出金帛盈溢

不如相與取之乃擐甲張旗鼓譟還趣京城令言入辭尙在禁中

聞之馳至長樂阪遇之長樂阪在灑水西本灑阪也隋文帝惡其名取其北對長樂改曰長樂阪亦曰長樂

坡軍士射令言抱馬鬣突入亂軍呼曰諸君失計東征立功

何患不富貴乃爲滅族之計乎軍士不聽以兵擁令言而西上遽

命賜帛人二匹眾益怒射中使又命中使宣慰賊已至通化門外

通化門京城東面北來第一門程大昌曰通化門北去丹鳳門止兩坊

中使出門賊殺之又命出金帛二十車賜之賊已入城喧聲浩浩不復可遏百姓狼狽走賊大呼告之曰汝曹勿恐不奪汝商貨僦質矣不稅汝闕架陌錢矣上遣普王誼翰林學士姜公輔出慰諭之賊已陳於丹鳳門外小民聚觀者以萬計初神策軍使白志貞掌召募禁兵東征死亡者志貞皆隱不以聞但受市井富兒賂而補之名在軍籍受給賜而身居市廛爲販鬻先是司農卿段秀實上言外有不庭之虜內有梗命之臣而禁兵不精其數全少卒有患難將何待之矣猛虎所以爲百獸畏者爪牙也爪牙廢則孤豚特犬悉能爲敵不聽至是上召禁兵以禦賊竟無一人至者賊已斬關而入上乃與王貴妃韋淑妃太子諸王唐安公主自苑北門出王貴妃以傳國寶繫

衣中以從後宮諸王公主不及從者什七八初魚朝恩既誅宦官

不復典兵

事見二百二十四卷代宗大歷五年

有竇文場霍仙鳴者嘗事上於東宮

至是帥宦官左右僅百人以從使普王說前驅太子執兵以殿司

農卿郭曙以部曲數十人獵苑中

禁苑在京城之北東至瀛水西連故長安城南連京城北枕渭水

聞蹕謁道左遂以其眾從曙曖之弟也右龍武軍使令狐建方

教射於軍中聞之帥麾下四百人從乃使建居後爲殿京兆府參

軍姜公輔叩馬言曰朱泚嘗爲涇帥坐第浴之故廢處京師心常

怏怏臣固謂陛下既不能推心待之則不如殺之毋貽後患今亂

兵若奉以爲主則難制矣請召使從行上倉卒不暇用其言曰無

及矣遂行夜至咸陽飯數匕而過時事出非意羣臣皆不知乘輿

所之盧杞關播踰中書垣而出白志貞王翊及御史大夫于頔中

丞劉從一戶部侍郎趙贊翰林學士陸贄吳通微等追及上於咸

陽順頤之從父兄弟從一齊賢之從孫也賊入宮登含元殿大呼

曰天子已出宜入自求富遂譁謀爭入府庫運金帛極力而止小

民因之亦入宮盜庫物通夕不已其不能入者剽奪於路諸坊居

民各相帥自守姚令言與亂兵謀曰今眾無主不能持久朱太尉

閑居私第請相與奉之眾許諾乃遣數百騎迎泚於晉昌里第

安福自京城啟夏門北入東街第二坊曰進昌坊考異曰舊泚傳作昭國里今從舊錄夜半泚按轡列炬傳

呼入宮居含元殿設警嚴設鼓所以警嚴一曰設卒以警備嚴衛自稱權知六軍戊

申且泚徙居白華殿考李晟救復京城次第白華殿蓋近光泰門內大明宮東北隅程大昌曰晟收長安亦自

白華門入者家不載何地以晟兵出榜於外稱涇原將士久處邊

陲不閑朝禮輒入宮闕致驚乘輿西出巡幸太尉曰權臨六軍應

睡不閑朝禮輒入宮闕致驚乘輿西出巡幸太尉曰權臨六軍應

神策軍士及文武百官凡有祿食者悉詣行在不能往者卽詣本  
司若出三日檢勘彼此無名者皆斬於是百官出見泚或勸迎乘  
輿泚不悅百官稍稍遁去源休以使回紇還賞薄怨朝廷入見泚  
屏人密語移時爲泚陳成敗引符命勸之僭逆泚喜然猶未決宿  
衛諸軍舉白幡降者列於闕前甚眾泚夜於苑門出兵旦自通化  
門入駱驛不絕張弓露刃欲以威眾 上思柔道茂之言自咸陽  
幸奉天縣僚聞車駕猝至欲逃匿山谷主簿蘇弁止之弁良嗣之  
兄孫也鮮良嗣武后初爲相文武之臣稍稍繼至己酉左金吾大將軍渾瑊  
至奉天城素有威望眾心恃之稍安 庚戌源休勸朱泚禁十城  
門唐鄴長安京城東面通化春明延興三門南面廣夏明德  
安化三門西延秋金光開遠三門北光化一門凡十門毋得  
出朝士朝士往往易服爲傭僕潛出休又爲泚說誘文武之士使

之附泚檢校司空同平章事李忠臣久失兵柄太僕卿張光晟自

負其才皆鬱鬱不得志

李忠臣失兵柄見二百二十五卷代宗大歷十四年張光晟事見二百二十六卷元

年泚悉起而用之工部侍郎蔣鎮出亡墜馬傷足爲泚所得先是

休以才能光晟以節義鎮以清素都官員外郎彭偃以文學太常

卿敬缸以勇略皆爲時人所重至是皆爲泚用鳳翔涇原將張廷

芝段誠諫將數千人救襄城未出潼關聞朱泚據長安殺其大將

隴右兵馬使戴蘭潰歸於泚

泚先帥鳳翔涇原故二鎮之兵聞亂相率歸之

泚於是自謂

眾心所歸謀反遂定以源休爲京兆尹判度支李忠臣爲皇城使

唐六典皇城在京城之中東西五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三里一百四十步南面三門中曰朱雀左曰安上右曰含光東面二門北

曰延喜南曰景風西面二門北曰安福南曰順義其中右社殿左宗廟百僚麻署列乎其間唐自開元以前以城門郎掌皇城諸門

開闔之節中世以後置皇城使

百司供億六軍宿衛咸擬乘輿

辛亥以渾瑊爲

京畿涓北節度使行在都虞候白志貞爲都知兵馬使令狐建爲中軍鼓角使以神策都虞候侯仲莊爲左衛將軍兼奉天防城使

朱泚以司農卿段秀實久失兵柄

段秀實失兵柄見二百二十六卷元年

意其必

快快遣數十騎召之秀實閉門拒之騎士踰垣入劫之以兵秀實自度不免乃謂子弟曰國家有患吾於何避之當以死徇社稷汝

曹宜人自求生乃往見泚泚喜曰段公來吾事濟矣延坐問計秀

實說之曰公本以忠義著聞天下

謂泚能釋鑣入朝又與弟潛結也

今涇軍以犒

賜不豐遽有披猖使乘輿播越夫犒賜不豐有司之過也天子安得知之公宜以此開諭將士示以禍福奉迎乘輿復歸宮闕此莫大之功也泚默然不悅然以秀實與己皆爲朝廷所廢遂推心委之左驍衛將軍劉海賓涇原都虞候何明禮孔目官岐釁岳皆秀

資素所厚也秀實密與之謀誅泚迎乘輿 上初至奉天詔徵近

道兵入援有上言朱泚爲亂兵所立且來攻城宜早修守備盧杞

切齒言曰朱泚忠貞羣臣莫及柰何言其從亂傷大臣心臣請以

百口保其不反上亦以爲然又聞羣臣勸泚奉迎乃詔諸道援兵

至者皆營於三十里外姜公輔諫曰今宿衛單寡防慮不可不深

若泚竭忠奉迎何憚於兵多如其不然有備無患上乃悉召援兵

入城盧杞及白志貞言於上曰臣觀朱泚心迹必不至爲逆願擇

大臣入京城宣慰以察之上以問從臣皆畏憚莫敢行金吾將軍

吳澈獨請行上悅澈退而告人曰食其祿而違其難何以爲臣吾

幸託肺腑澈章敬皇后弟也非不知往必死但舉朝無蹈難之臣使聖情

慊慊耳慊慊嫌恨不足之意遂奉詔詣泚泚反謀已決雖陽爲受命館澈於



客省尋殺之慘激之兄也雖居戚屬恭敬謙和人皆重之及臨大節能見危致命上聞之悲悼不已太常卿柳晟密啟曰願受詔入京城游說羣賊冀其搆貳上壯而許之晟與賊帥有舊因出入其門說誘之事洩爲泚所擒晟有力乃于獄中穿垣破械而遁削髮爲僧閒道歸行在泚遣涇原兵馬使韓旻將銳兵三千聲言迎大駕實襲奉天時奉天守備單弱段秀實謂岐靈岳曰事急矣使靈岳詐爲姚令言符令旻且還當與大軍俱發竊令言印未至秀實倒用司農印印符募善走者追之旻至駱驛驛驛地名史炤曰驛谷陽之驛也余按韓旻若至駱谷驛之驛則已過奉天而西得符而還秀實謂同謀曰南矣炤說非也但未知駱驛在何地

旻來吾屬無類矣我當直搏泚殺之不克則死終不能爲之臣也乃重劉海寶約事急汝當繼我而進又金何明禮陰結軍中之士

使使應之於外及旻兵至泚令言大驚窮究其事岐靈岳獨承其

罪而死不以及秀實等明日泚召李忠臣源休姚令言及秀實等

議稱帝事秀實勃然起奪休象笏武德初因隋舊制五品已上執象笏前唾泚面大

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邪因以笏擊泚泚舉手扞

之纒中其額濺血灑地泚與秀實相搏恟恟左右猝愕不知所爲

時海賓在外欲於靴中取匕首而前爲闇者所覺不復進遂乘亂

而逸忠臣前助泚泚得匍匐脫走秀實知事不成謂泚黨曰我不

同汝反何不殺我眾爭前殺之泚一手承血一手止其眾曰義士

也勿殺秀實旣死泚哭之甚哀以三品禮葬之海賓綴服而逃後

二日捕得殺之改正劉海賓岐靈岳何明禮既與段太尉同謀殺泚則必皆爲烈士無疑矣故通鑑於追還韓旻時

被靈岳獨承其罪而死抑何烈也又云泚攻奉天時明禮復謀殺泚而死亦何烈也乃於太尉擊泚恟恟時獨云海賓不敢進而逸

抑何負心哉及考奉天記與舊唐書朱泚傳皆云海賓置匕首于靴中秀實擊泚時海賓將拔刃而入爲鬪者所覺不得前然則海賓之不進乃不得進非不敢進也而通鑑乃以不敢進書之其考異曰海賓若於靴中取匕首而爲賊所覺則登時被擒矣焉能復逃故削之不知內既幽絢左右皆猝愕則鬪者雖覺或不暇擒故海賓得逃耳何必疑哉故特爲補之或曰縲服而逃得無有苟生之意乎曰始之披劍而進者欲殺身以成仁也既而縲服而逃者欲存身以殺賊也使二日之後捕而不得安知海賓不與明禮共謀殺泚于奉天城下哉亦不引何明禮明禮從泚攻奉天復謀殺泚亦死上

聞秀實死恨委用不至涕泗久之初秀實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家人曰爾過岐朱泚必以貨幣相致慎勿納及過岐泚固致大綾三百秀實婿韋晤固拒不得卻至都秀實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秀實乃懸之司農治事堂梁上及秀實被害吏以告泚泚取視封識如故壬子以少府監李昌巖爲京畿渭南節度使鳳翔節度使同平章事張鎰性儒緩好修飾邊幅不習

軍事聞上在奉天欲迎大駕乃罄其私蓄具服用貨財獻於行在  
後營將李楚琳爲人剽悍軍中畏之嘗事朱泚爲泚所厚行軍可  
馬齊映與同幕齊抗言於鎰曰不去楚琳必爲亂首鎰命楚琳出  
戍隴州楚琳託事不時發鎰方以迎駕爲憂謂楚琳已去矣楚琳  
夜與其黨作亂鎰縋城而走賊追及殺之判官王沼等皆死映自  
水竄出抗爲傭保負荷而逃皆免考異曰舊映傳曰鎰不從映言乃示寬大召楚琳語之曰欲令  
公使于外楚琳恐是夜作亂殺鎰以應朱泚今從鎰傳始上以奉天迫隘欲幸鳳翔戶部尙  
書蕭復聞之遽請見曰陛下大誤鳳翔將卒皆朱泚故部曲其中  
必有與之同惡者臣尙憂張鎰不能久豈得以鑿與蹈不測之淵  
乎上曰吾行計已決試爲卿留一日明日聞鳳翔亂乃止齊映齊  
抗皆詣奉天以映爲御史中丞抗爲侍御史楚琳自爲節度使降

於朱泚隴州刺史郝進奔於禁琳 商州團練兵殺其刺史謝良  
輔 朱泚自白華殿入宣政殿自稱大秦皇帝改元應天癸丑泚  
以姚令言爲侍中關內元帥李忠臣爲司空兼侍中原休爲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判度支蔣鎮爲吏部侍郎樊系爲禮部侍郎彭偃  
爲中書舍人自餘張光晟等各拜官有差立弟洵爲皇太弟兒子  
遂爲皇太子姚令言與源休共掌朝政凡泚之謀畫遷除軍旅資  
糧皆稟於休休勸泚誅翦宗室在京城者以絕人望殺郡王王子  
王孫凡七十七人尋又以蔣鎮爲門下侍郎李子平爲諫議大夫  
竝同平章事鎮憂懼每懷刀欲自殺又欲亡竄然性怯竟不果源  
休勸泚誅朝士之竄匿者以脅其餘鎮力救之賴以全者甚眾樊  
系爲泚誤冊文旣成仰藥而死大理卿膠水蔣沈詣行在爲賊所

得沈絕食稱病潛竄得免時郭晞持父喪甫闋猶家居京城泚遣人就第訊問欲令掌兵晞噤口不言泚脅之以兵晞終不語賊乃舍之晞與兄弟潛奔奉天時太學諸生亦將從亂太學生和州何蕃正色叱之六館之士素欽事蕃聞其言遂各散去無一人受汙者蕃在太學久性好行義同輩有死喪無歸者蕃皆身爲治喪經紀其存沒故人服其仁 哥舒曜食盡棄襄城奔洛陽李希烈陷襄城賀武軍兵馬使高翼死之 右龍武將軍李觀將衛兵千餘人從上於奉天上委之召募數日得五千餘人列之通衢旗鼓嚴整城人爲之增氣姚合言之東出也 潯州在西原以救襄城爲東出 以兵馬使京兆馮河清爲涇原留後判官河中姚況知涇州事河清况聞上幸奉天集將士大哭激以忠義發甲兵器械百餘車通夕輸行在城

中方苦無甲兵得之士氣大振詔以河清爲四鎮北庭行營涇原  
節度使況爲行軍司馬 上至奉天數日右僕射同平章事崔甯  
始至上喜甚撫勞有加甯退謂所親曰主上聰明英武從善如流  
但爲盧杞所惑以至於此因潸然出涕杞聞之與王翊謀陷之翊  
言於上曰臣與甯俱出京城甯數下馬便液久之不至有願望意  
會朱泚下詔以左丞柳渾同平章事甯爲中書令渾襄陽人也時  
亡在山谷翊使蓋屋尉康湛詐爲甯遣朱泚書獻之杞因譖甯與  
朱泚結盟約爲內應故獨後至乙卯上遣中使引甯就幕下云宜  
密旨二力士自後縊殺之中外皆稱其冤上聞之乃赦其家 朱  
泚遣使遺朱滔誓稱三秦之地指日克平大河之北委卿除殄當  
與卿會于洛陽滔得誓西向舞蹈宣示軍府移牒諸道以自誇大

上遣中使告難於魏縣行營

魏縣行營馬燧諸軍之討田悅者

諸將相與勸哭

李懷光帥眾赴長安

爲李懷光救奉天破朱泚張本

馬燧李芄各引兵歸鎮

馬燧歸太

原李芄歸河陽

李抱真退屯臨洺

丁巳以戶部尚書蕭復爲吏部尚書

吏部郎中劉從一爲刑部侍郎翰林學士姜公輔爲諫議大夫竝

同平章事

朱泚自將逼奉天軍勢甚盛以姚令言爲元帥

考異曰奉

天記十月十日賊泚自統眾攻奉天以姚令言爲都統今從實錄泚傳

張光晟副之以李忠臣爲京

兆尹皇城留守仇徽忠爲同華等州節度拓東王以扞關東之師

李日月爲西道先鋒經略使邠甯雷後韓遊瓌慶州刺史論惟明

監軍翟文秀受詔將兵三千拒泚於便橋與泚遇於醴泉遊瓌欲

還趣奉天文秀曰我向奉天賊亦隨至是引賊以迫天子也不若

留壁於此賊必不敢越我向奉天若不顧而過則與奉天夾攻之



遊瓌曰賊彊我弱若賊分軍以綴我直趣奉天奉天兵亦弱何夾  
攻之有我今急趣奉天所以衛天子也且吾士卒飢寒而賊多財  
彼以利誘吾卒吾不能禁也遂引兵入奉天泚亦隨至官軍出戰  
不利泚兵爭門欲入渾瑊與遊瓌血戰竟日門內有草車數乘瑊  
使虞候高固帥甲士以長刀斫賊皆一當百曳車塞門縱火焚之  
眾軍乘火擊賊賊乃退會夜泚營於城東三里擊柝張火布滿原  
野使西明寺僧法堅造攻具毀佛寺以爲梯衝梯美梯衝衝車韓遊瓌曰  
寺材皆乾薪但具火以待之固侃之元孫也泚自是日來攻城瑊  
遊瓌晝夜力戰幽州兵救襄城者聞泚反突入潼關歸泚於奉天  
幽州兵卽代宗時朱泚入朝詣京西防秋兵也普潤戍卒亦歸之普潤戍兵神策兵也有眾數萬  
上與陸贄語及亂故深自克責贄曰致今日之患皆羣臣之罪贄

意蓋指盧杞等也上意護杞因曰卿不欲歸過于朕故有是言然

自古興衰亦天命非由人事贊退上疏以爲陛下志壹區宇四

征不庭兇渠稽誅逆將繼亂

兇渠謂田悅李納也逆將謂朱滔李希烈等也渠大也

兵連禍

結行及三年徵師日滋賦斂日重內自京邑外洎邊陲行者有鋒

刃之憂居者有誅求之困而陛下又以百度弛廢志期肅清持義

以掩恩任法以成理神斷失於太速睿察傷于太精斷速則竄恕

于人而疑似之閒不容辨也察精則多猜於物而臆度之際未必

然也竄恕則重臣懼禍反側之釁易生多猜則羣下防嫌苟且之

風漸熾是以叛亂繼起怨讟并興非常之虞億兆同慮惟陛下穆

然凝邃獨不得聞至使凶卒鼓行白晝犯闕豈不以乘我閒隙因

人攜離哉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徭之

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效其死臣所謂致今日之患弑臣之罪者豈徒言歟聖指又以國家興衰皆有天命臣聞天所視聽皆因於人故祖伊責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武王數紂之罪曰乃曰君有命罔懲其侮此又舍人事而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視履考祥又曰吉凶者失得之象此乃天命由人其義明矣然則聖哲之意六經會通皆謂禍福由人不言盛衰有命益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自頃征討頻頻刑網稍密物力耗竭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上自朝列下達蒸黎日夕族黨聚謀咸憂必有變故旋屬涇原叛卒果如眾庶所成京師之人動逾億計固非悉知筭術皆曉占書則明致寇之由未必盡關天命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

無難而失守有以多難而興邦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而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克勤而謹修之舍己以從眾焉逆欲以遵道焉遠愼王而親忠直焉推至誠而去逆詐焉杜讒沮之路廣諫諍之門焉掃求利之法務恤人之術焉錄片善片能以盡羣材焉忘小瑕小怨俾無棄物焉斯道夕替之于心則可以感神明動天地朝施之于事則可以服庶類懷萬邦何憂乎亂人何畏于厄運勸勵不息足致升平豈止盪滌妖氛旋復官闕而已贊初入翰林特承上異顧不斥其名但呼陸九而已贊性忠誠既居近密感上重知思有以報效故政或有闕巨細畢陳由是願待益厚時天下叛亂機務填委徵發指蹤千端萬緒一日之內詔書數百贊揮翰起草思如泉注初若不經思慮及成而奏無不曲盡事

情中于機會胥吏承寫不暇同職者無不拱手歎服不能復有所  
助 田悅說王武俊使與馬寔共擊李抱真於臨洛抱真復遣賈

林說武俊曰臨洛兵精而有備未易輕也今賊勝得地則利歸魏

博不勝則恆冀大傷易定滄趙皆大夫之故地

時張孝忠據易定滄廣日知據趙州

不如先取之武俊乃辭悅與馬寔北歸王成悅送武俊於館陶

九

志惟同存元城北四十五里

執手泣別下至將士贈遺甚厚先是武俊召回紇

兵使絕李懷光等糧道懷光等已西去而回紇遂遣千將回紇千人

韓麟二千人適至幽州北境朱滔因說之欲與俱詣河南取東都

應接朱泚許以河南子女賂之滔娶回紇女爲側室回紇謂之朱

郎且利其俘據許之賈林復說武俊曰自古國家有患未必不因

之更興況主上九葉天子聰明英武天下誰肯捨之共事朱泚乎

滔自爲盟主以來輕蔑同列河朔古無冀國冀乃大夫之封域也  
滔稱冀王蓋奄馮述冀州之域以自大今滔稱冀王又西倚其兄  
而王武俊遼屬有蔚州故林以是聞之北引回紇其志欲盡吞河朔而王之大夫雖欲爲之臣不可得矣  
且大夫雄勇善戰非滔之比又本以忠義手誅叛臣當時宰相處  
置失宜爲滔所誑誘故蹉跌至此不若與昭義併力取消其勢必  
獲滔既亡則泚自破矣此不世之功轉禍爲福之道也今諸道輻  
湊攻泚不日當平天下已定大夫乃悔過而歸國則已晚矣時武  
俊已與滔有隙因攘袂作色曰二百年天子吾不能臣豈能臣此  
田舍兒乎遂密與抱眞及馬燧相結約爲兄弟然猶外事滔禮甚  
謹與田悅各遣使見滔於河間  
蘇州治河間縣賀朱泚稱尊號且請馬寔  
之兵共攻康日知於趙州汝鄭應援使劉德信將子弟軍在汝

州是年四月募諸嘗爲節度觀察都團練使子聞難引兵入援與

泚眾戰於見子陵破之

新書本紀作思子陵水經注開鄉縣西皇天原上有漢武帝思子墓又漢薄太后陵

在霸陵之南近文帝陵故薄太后曰南聖吾子北望吾夫故俗呼爲見子陵

以東渭橋有轉輸積粟癸

亥進屯東渭橋

程大昌曰東渭橋在虜年縣北五十里瀟水介渭之地

朱泚夜攻奉天東

西南三面甲子渾瑊力戰卻之左龍武大將軍呂希倩戰死乙丑

泚復攻城將軍高重獫與泚將李日月戰于梁山之隅破之

梁山在奉

天城北五里

乘勝逐北身先士卒賊伏兵擒之其麾下十餘人奮

不顧死追奪之賊不能拒乃斬其首棄其身而去麾下收之入城

上親撫而哭之盡哀結蒲爲首而葬之贈司空朱泚見其首亦哭

之曰忠臣也東蒲爲身而葬之李日月泚之驍將也戰死於奉天

城下泚歸其尸於長安厚葬之其母竟不哭罵曰奚奴國家何負

於汝而反死已晚矣及泚敗賊黨皆族誅獨日月之母不坐己已

加渾瑊京畿渭南北金商節度使 壬申王武俊與馬寔至趙州

城下 初朱泚鎮鳳翔遣其將牛雲光將幽州兵五百人戍隴州

大自曰後魏分涇岐之地置東秦州大赦十七年改爲隴州因隴山爲名以隴右營田判官韋皋領隴

右畱後及郝通奔鳳翔牛雲光詐疾欲俟皋至伏兵執之以應泚

事泄帥其眾奔泚至并陽 并陽縣屬隴州九城志在州東六十里 遇泚遣中使蘇玉

齎詔書加皋中丞玉說雲光曰韋皋書生也君不如與吾俱之隴

州皋幸而受命乃吾人也不受命君以兵誅之如取孤狍耳雲光

從之皋從城上問雲光曰歸者不告而行今復來何也雲光曰歸

者未知公心彼潛去今公有新命 謂朱泚加皋中丞之命也 故復來願託腹心

皋乃先納蘇玉受其詔書謂雲光曰大使苟無異心請悉納甲兵



使城中無疑眾乃可入雲光以舉書生易之乃悉以甲兵輸之而  
入明日皋宴玉雲光及其卒於郡舍伏甲誅之築壇盟將士曰李  
楚琳賊虐本使既不事上安能恤下宜協力一心以誅元惡有渝  
此盟神明共殛遣兄平與奔詣奉天復遣使求援於吐蕃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二十八終